

人称代词“朕”源头考察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Personal Pronoun “朕” (zhèn)

许锦晶*

xjj_ltwj@hotmail.com

Xu Jinjing

萨拉曼卡大学
文学院及历史学院
萨拉曼卡, 西班牙 37002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Faculty of Philology and Faculty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37002 Salamanca (Spain)

在汉语中，“朕”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称代词，从秦始皇开始，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年帝国史中，其一直作为皇帝的特权代词而存在着。本研究旨在探讨两千年前始皇帝确定“朕”自称的原因以及“朕”字的特别含义和作用。通过对甲骨文中“朕”字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结合近年来上古汉语重构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朕”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种第一人称代词的形式，而是两种：一种为第一人称单数领格，另一种为第一人称单数的对比性强调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两个后缀*/w/和*/m/。

In Chinese, “朕” (zhèn) is a very special personal pronoun. Since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wo thousand years in China, it has always existed as the privilege pronoun of the emperor. So, wh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the emperor to set the word, but not other words? The word “朕” has any special meaning and ro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us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Oracle and concludes the results of the reconstructions of Old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us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Oracle and concludes the results of the reconstructions of Old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It is preliminarily thought that the character “朕”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not just the forms of first-person pronouns, but two: one for the first-

* [作者简介] 许锦晶，萨拉曼卡大学文学院、史地学院双博士研究生。萨拉曼卡大学教师，东亚研究硕士总方向协调人，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古汉语研究。

[关键词] 甲骨文; 上古汉语; 人称代词; 朕; 后缀; 假借

person pronouns are qualified, the other for the first-person pronouns contrastive form. At the same time, we try to propose two suffixes */w/ and */m/.

Key words: Oracle; Old Chinese; personal pronouns; zhèn; suffix; borrowing.

在汉语古今人称代词系统中, 存在着一个十分特殊的代词, 它便是“朕”。这个代词不仅历史上在中国使用, 更影响到周边文化, 直到今天, 在汉字文化圈的其他语言中也依然能发现该代词的踪迹, 比如日语。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秦将王贲和蒙恬率领的秦国大军攻打齐国。齐王田建投降, 嬴政最终统一了自周朝后半期便四分五裂了约五个世纪的所有中国土地, 并有所扩张。面对自己前无古人的伟业, 秦王嬴政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皇帝”, 来指称自己的皇位, 这个名词由“皇”和“帝”二字组成, “皇”即“王”, 而“帝”按甲骨文说, 本即是“上帝”的合文, 故“皇帝”即“人王”于“天帝”融于一身的合称。此词, 一般在西方语言中将其作为拉丁语“Imperator”的对译, 英语作“Emperor”, 西班牙语作“Emperador”。此外, 嬴政所自称命的“始皇帝”, 一般在西方以拉丁语“Primus Imperator”译, 英语作“First Emperor”, 西班牙语作“Primer Emperador”, 嬴政希望此号以后能有“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无穷。另外, 始皇帝还定义了一些特定词汇的使用, 其中就包括了开篇所提到的“朕”字。

根据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始皇嬴政接受了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及廷尉李斯的建议, 改“朕”为皇帝专用的人称代词。这个新的规定在后来整个两千多年的漫长中华帝国史中为历代帝王所接受, 一直被使用到1945年伪满洲国结束。自从溥仪放弃使用开始, 除文学和历史作品之外, “朕”字便结束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但是, 日本作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 直到今天, 仍然继续作为天皇的自称被使用, 如在宣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的《大东亚战争终结诏书》(日文原文作《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中, 就是如此起首的:

日文原文: 朕深ク世界ノ大勢ト帝國ノ現狀トニ鑑ミ……

中文翻译: 朕深鉴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

其实这个“朕”字古已有之，我们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朕”已经被当作第一人称代词来使用，只是并没有象后世那样成为皇帝的专利，而只是一个通用的、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

2017年十一月，中国申报的甲骨文，通过了评审，成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对甲骨文的研究从此也必将受到更广范围内的重视。

甲骨文是公认的，中国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即是商周时期占卜后在龟甲兽骨上留下的契刻记录，其内容涉及生活社会的各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在安阳小屯被发现以来，已发现约十三万片（蒋书红，2013：19），其中多数为盘庚迁殷以来的商甲骨，少数为周甲骨。而商甲骨中又以武丁时期为主，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甲骨文是研究上古汉语不可或缺的重要语料，对研究汉语的古老形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即是从甲骨文中“朕”字作为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和特点，结合近年来诸家上古音重构的成果，尝试对始皇定“朕”字为皇帝专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的原因作出解释，并尝试接近代词“朕”所代表的，上古第一人称代词特征。

1. 已有的词缀研究

因为本文涉及到上古汉语的词缀问题，所以不妨让我们先对诸前辈在上古汉语词缀上的成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可以说自十九世纪以来，上古汉语的研究在中西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Henri Maspéro（马伯乐）第一次将词缀法的概念引入上古汉语的重构，以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那时开始，上古汉语的词缀体系逐渐显现。

其中前缀有Pulleyblank（1973）提出的不及物动词前缀*/h-/，另外还有名谓化（denominative）（金理新，2006：269），构成非致使动词（Pulleyblank，1973）等作用；Maspéro（马伯乐，1930：322-323；1952：593）提出的具体名词及可数名词的前缀*/k-/，这个前缀另外还有构成动作动词（Sagart，1999：111），构成状态动词（Sagart，1999：115）等作用；Maspéro（1930）、Benedict（1972：97）、Schuessler（1976：61；1989）等提出的施事名词和小动物前缀*/m-/，其另外还有动转化的功能（金理新，2006：250）；Maspero（1930；1952：593）提出的使役前缀*/p-/；Bodman（包拟古）（1980）、Unger（安戈）（1986）、Sagart（沙加尔）（1999）等所提出的一系列功能尚未明了的塞音前缀*/q-/、*/ʔl-/、*/ʔa-/等；在金理新（1995）、龚煌诚（2000）、潘悟云（2002）等学者的研究中所提到的有名谓化、受事等作用的前缀*/r-/，另外它还有名词藉代功能（金理

新, 2006: 233); Benedict (1976)、Bodman (1980: 45)、Conrady (孔好古) (1896) 等多位学者所支持的, 有派生动词功能(使动化、名谓化等) (verb-deriving) 和派生名词功能的*/s-/; Sagart (沙加尔) (1999: 101-108) 提出的动词(状态动词、身体动作等) 和不可数名词中所带的*/t-/。

在中缀部分, Yakhontov (1960) 提出了 */l-/ 以解释二等跟非二等同源词之间的辅音性“介音”的交替。之后, 李桂芳 (1971) 又将进一步将这个中缀拟为 */r-/。Pulleyblank (1973) 认为这个 */r-/ 中缀有“使役”的功能, 而 Sagart (1999: 123-124) 则认为 */r-/ 跟“使役”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真正有的是“强化功能”(intensification), 另外还表示多物体(plural objects) 的名词和分布式(distributed) 动作。

最后, 已经被提出的后缀有: Haudricourt (1954) 提出的, 有著名谓化(Downer, 1959)、动转化(Downer, 1959; 梅祖麟, 1980)、动词完成体(郑张尚芳, 2003: 212) 等作用的*/s/, 除了这些作用 Downer (1959) 还列举了派生使役式(causative)、派生效果加强式(effective)、派生副词和派生复合词中的成分等功能, 这个后缀后来演化为*/h/, 汉语中的去声也源于此后缀; 另一个与“四声别义”有关的后缀为梅祖麟(1970) 提出的*/ʔ/, 其是上声之所源, 郑张尚芳(2003) 认为其有指亲作用, 另外它还有构成施事动词、自主动词、不及物动词、动词未完成体(金理新, 2006: 217-238), 郑张尚芳(1995: 280; 2003: 211) 更进一步认为, 后缀 */ʔ/ 来源于更古老的形式 */q/, 甚至于 */mʔ/、*/ŋʔ/、*/nʔ/、*/lʔ/ 等形式可能来自于 */mb/、*/ŋg/、*/nd/、*/ld/ (郑张尚芳, 2003: 209); 金理新(2006: 441-451, 456) 认为上古汉语中还存在致使动词后缀*/d/、名词后缀*/n/、动词后缀*/g/; Sagart (沙加尔) (1999: 148-149) 另外还提出一个对比性强调(contrastive) 或面呼(vocative) 的后缀 */ŋ/, 但是似乎Sagart并不十分肯定, 所以在标题末尾, 加上了一个问号。

2. 假借对语音发展的影响

汉字作为语素文字, 自然与拼音文字不同。一方面, 其在对各时代古文字的认识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与其他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的音韵形态重构相比较, 汉语的重构研究却因其文字的不直接准确表音的特性, 而变得相对复杂。

“保氏掌谏王恶, 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 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周书》第一次提出了“六书”这一概念, 而在之后的《汉书》中, 则进一步明确为: “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管国子, 教之六书,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更是逐一做了解释。

六书中，形象、象事（指事）、象意（会意）、象声（形声）为造字法，转注和假借为用字法。而其中，汉字唯一作为纯表音符号使用的情况，即是“假借”。许慎对“假借”的解释是：“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每个假借字，其本身都来自于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等，这些字都有其本身的原意，只是因为与另一个难以直接以象形、指示、会意等造字方法创造汉字的词的读音相近，故而被借去表示。故而我们可以假借字为突破口，以尝试找到一些音韵及形态现象，同时尝试接近可能的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系统。

一个假借字，其本身是有自己所表示的原义和发音的。如此，当其被假借于表示另一个含义和发音的时候，两个不同含义和两个不同的发音就同居于一个汉字之上了，故而两个发音间会产生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先要明确以下几个可能的影响结果。

假如有两个不同的没有任何同源关系的意思，我们将他们称为意思a和意思b，两个意思分别有两个不同但相近的发音，我们称之为发音a'和发音b'。意思a因为容易用象形、会意或指事等法表现，便被创造出了一个来表示其意的汉字，汉字A，发音即是a'；但是另一边，意思b因为过于抽象，不容易表现，而一直没有被创造出相应的汉字，便借读音相近的汉字A来表示。如此汉字A便同时代表了意思A和意思B，也同时有了两个发音——发音a'和发音b'。两个意思的两个发音同处在一个汉字上，有可能发生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两种读音并没有产生相互影响，同时在汉字A上各自独立的发展；第二种情况是，当汉字A的本意意思a的使用逐渐衰落，甚至于被弃置不用，汉字A可能会丢失其原意的发音a'，而保留有意思B的发音b'；第三种情况则与第二种情况正好相反，当汉字A所代表的意思b的使用逐渐衰落，甚至于被弃之不用，那么汉字A可能会再次丢失其代表的发音b'而只保留其原意，意思A的发音a'；另外当然还存在第四种情况，如果两个意思都能保留并发展下来，那么除了发生第一种情况中所提到的各自独立发展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发音，发音a'和发音b'相互发生影响，最终产生一个中间音，那就是发音c'。

在遇到后三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其本意的发音和假借后所代表的意思的发音，并尝试构建缺失的发音。把这些问题理清楚，对于之后建立在假借字基础上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3. 代词“朕”字

3.1 “朕”的本意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汉语中的人称代词，都不是为书写各人称代词词义而创造的，而皆是从别的词借来表示人称代词的假借字，故这每个汉字其实都有其本来的含义，以及其本来的读音。

此处先讲其他几个代词用字搁在一边，主要讲本文的主题，“朕”字。“朕”字今文从“月”从“关”，《说文解字》中的篆字从“舟”“夨”声，而从甲骨文中的“朕”（𠄎）可以看出，其是从“舟”从“升”从“丨”，象两只手（升）握着一个工具（丨），正在整治一艘小舟的形象。今字的“月”乃“舟”之讹，《说文》中所提到的“夨”也并非声旁，乃双手握工具形之讹。

关于“朕”的原义本，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我也。”其实并非本义，而是后起之意。《说文解字》段注引《考工记·函人》所说，道：“戴先生曰：舟之缝理曰‘朕’。故札续之缝亦谓之‘朕’，所以补许书之佚文也。本训‘舟缝’，引伸为凡缝之偁。”徐中舒也从其说，认为“朕”的本义就是“舟缝（1989：948），后来衍生为泛指各类“缝”。古人占卜，是根据甲骨上炙烧出的裂缝得出结果，故而由此又衍生出了“征兆、先兆”等意，如：朕兆、朕垠、朕迹等，即从此意。窦文字和窦勇（2005：370）认为“朕”字象“双手持橹”形，意为“自己摇橹使船向目的地前进。”并不准确。在中世朝鲜语中，“缝隙”一词为：“뺨”/pskim/、“쌈”/skim/、“뺨”/pskim/、“쌈”/skim/，皆是“朕”的同源词（侯玲文，2009：256）由此，我们能更加肯定“朕”的本义为“舟缝”引申为“诸缝”。

3.2 领格“朕”

我们可以将上古汉语中的人称代词，按照语法作用分为非领格和领格两种。在甲骨文中，我们能找到七个用于表示人称代词的汉字，它们分别是，“余”“朕”“我”“女”“汝”“乃”“尔”，如下表：

表1：甲骨文中的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	汉字	余	朕	我	
	上古音	*/la/	*/lʔumʔ/	*/ŋa:lʔ/	
第二人称	汉字	女	汝	乃	尔
	上古音	*/naʔ/	*/njaʔ/	*/nu:ʔ/	*/njelʔ/

在表一的七个字中，“余”、“朕”、“我”三个是第一人称代词，“女”、“汝”、“乃”、“尔”四个是第二人称代词。如果以数分，“我”和“尔”是复数人称代词，余者是单数。在单数中，“余”、“女”、“汝”一般在非领格情况下使用，而“朕”与“乃”则一般作为人称代词的领格使用，如顾颉刚和刘起釞所说

的：“朕——甲骨金文中都只作单数第一人称领格（所有格），即‘我的’。”（顾颉刚、刘起鈇，1980）

因甲骨文内容的局限性，第二人称代词出现的次数很少，其中关于“乃”在甲骨文中作领格的例子，张玉金（2001：27）举了两个，即合集3297和合集8986，另外我们可以在合集3298上找到一例与合集3297句型相同的句子，共三例：

- (1) 戊戌卜，設贞，王曰：侯虎甞，余不尔。其合，吕乃事归。（合集3297.正.3）
- (2)侯虎甞，余不尔。其合，吕乃史归。（合集3298.2）
- (3) 乙卯卜，旁贞曰：吕乃邑？（合集8986.反.1）

与第二人称不同的是，甲骨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例句却十分丰富。回到本文正题，我们在甲骨文中能找到很多符合“朕”作为人称代词领格的例子，此下略举十例：

- (1) 乎牧于朕乌。（合集148.1）
- (2) 庚申卜，王：侯其立朕史人？（合集1022甲1）
- (3) 甲戌卜，王：余令角帚叶朕事？（合集5495.2）
- (4) 辛巳卜，王，𠄎弗受朕事又？（合集8426）
- (5) 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鼓、囙叶朕事，宋伯歪从鼓，二月。（合集20075）
- (6) 丁丑卜，王贞：令丹希万于卜，囙叶朕事？（合集20333.3）
- (7) 乙酉卜，王贞：余𠄎，朕老工，征我𠄎？贞：允只？余受马方又。□弗执，其受方又。二月。（合集20613）
- (8) 庚辰卜，王：弗疾朕天？（合集20975）
- (9) 戊戌卜，□贞：亡□余若兹朕丁家。（合集21028.1）
- (10) 庚戌卜：朕耳鸣，出𠄎于祖庚羊百出……（合集22099.1）

我们也能在始皇帝定“朕”为皇帝专用人称代词前的文献中，找到其他“朕”作为领格的例子，如下：

- (1) 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 (2) 汝作朕虞。（《尚书·尧典》）
- (3) 勿废朕令。（大盂鼎¹）

¹ 大盂鼎：周鼎，铸于公元前1003年，发掘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已经能提出这么两个疑问，一是：为什么王绾、冯劫及李斯要建议始皇帝选择这么一个第一人称的领格代词作为皇帝的专用自称呢？二是：始皇帝及后来的皇帝如何能用一个单一的第一人称代词形态——领格来明确表达圣旨呢？

3.3 非领格“朕”

其实于先秦文献中，我们除了能找到“朕”的领属作用，还能发现“朕”亦存在非领格使用的情况，比如在《周逸书》中，就能找到不少例子，如下面所列出的这三句：

- (1) 朕闻用人不以谋说，说恶谄言。（《逸周书·小开解》）
- (2) 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逸周书·世俘解》）
- (3) 朕闻武考，不知乃问，不得乃学，俾资不肖，永无惑矣。（《逸周书·本典解》）
- (4) 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逸周书·本典解》）

不仅仅在《周逸书》中，在《诗经》的《周颂》中亦能找到一例非领格的用法：

- (1) 朕未有艾。（《诗经·周颂》）

而在《甲骨文合集》中所收录的四万余商朝甲骨文中，我们也同样能找到非领格的使用情况，其中包括作主语的情况和作宾语的情况，于此下，我们分别列举部分“朕”作为主语与作为宾语的例句：

“朕”作主语

- (1) 庚辰卜，旁贞：朕于斗。（合集152.1）
- (2) 贞：朕于丘剌。（合集152.2）
- (3) □亥卜，王，伯美曰：朕植，其受出又。（合集3415）
- (4) 庚辰卜，王贞：朕植旁。六月。（合集20547）
- (5) □未卜，王：勿令自黍，朕卯。四月。（合集4243）
- (6) □□卜，王贞：□蒯，令人□丙午至于庚戌，方其显……朕卯。（H.J. 20418）
- (7) 戊寅卜：朕出令，夕。（合集22478）
- (8) ……朕出……出……（合集5016）
- (9) 庚辰卜，王：朕剌羌，不死？（合集525.1）
- (10) 丁巳卜，□贞：令奥……朕示……出邑……嵩……册……（合集4003正）

“朕”作宾语

- (1) 庚子卜，王贞：徂朕？允，于……（合集7258·1）
- (2) 王固曰：祖乙弗若朕，不其……（合集13604反2）
- (3) 王固曰：吉。左朕。（合集17691反）
- (4) □□卜，贞：朕叶。（合集20337）
- (5) 贞：方出，朕又。五月。（合集39907）

同时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朕字的使用情况，我们对《甲骨文合集》中41956块甲骨拓片中出现的作人称代词的“朕”字的使用情况做了初步的语法分析，得出的使用比例如下：

表2：人称代词“朕”的使用比例

非领格	43%	主语	34%
		宾语	8%
领格			57%
合计			100%

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朕”的使用，主要以领格为主，占57%，而在43%的非领格情况中，又以主语为主。

在“朕”字存在领格和非领格两种语法作用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在“朕”作为非领格（主语或宾语）的句子中，从来不会出现非领格代词“余”，而在以“余”为主语或宾语的句子中，“朕”只能作为领格出现，这个现象张玉金（2001：26）已经提出过，而且列出了两例：

- (1) 甲戌卜，王：余令角帚叶朕事？（合集5495.2）
- (2) □寅卜，王贞：弼，弗其叶朕事，其漕余……（合集5499）

如此，我们可以提出这么一个假设，这两个人称代词在非领格的使用上，应该存在着某种冲突点，以致其不能同时出现。

4. 代词“朕”字中的后缀

4.1 “朕”字的上古音

“朕”字的读音在《广韵》、《集韵》、《韵会》中记载为“直稔切”，在《正韵》被记为“呈稔切”，两者同音。郭锡良（1986：228）曾拟为*/dǐəm/；郑张尚芳（2003：562）将“朕”的声母拟为塞化的*/lʔ/，读音为*/lʔumʔ/；Baxter和Sagart（2014：151）则拟为*/lɾə:mʔ/，后两种

拟音的主要区别，实在韵母元音的音值，郑张尚芳的比Baxter和Sagart的更为靠后。在这个构拟出的音节中，有两个音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是*/w/（*/ə/），而另一个则是*/m/。

4.2 代词“朕”字中的*/w/

在表一的汉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两个带有闭后不圆唇元音*/w/²，它们就是“朕”*/lʰwumʔ/和“乃”*/nu:ʔ/³。

那么“朕”和“乃”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甲骨文中，我们能找到的少量作人称代词使用的“乃”字，都是以领格作用出现的，而同样，“朕”也有64%的情况作领格使用。面对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假设元音*/w/与领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可能是领格后缀，类似于怒苏语中的/eɪɪ/，基诺语中的/ɛɪ/，景颇语中的/aɪɪ/甚至于朝鲜语/韩语中的“의”/üi/。其可以加在人称代词之后，将代词变位领属形式，甚至可以在影响人称代词的最后一个元音，与之融合成一个元音，如朝鲜语/韩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나”/na/，加上所有格助词“의”后，变位“나의”/naüi/，但同时又可以简化为“내”/nɛ/。

关于这个元音或后缀的问题，我们将不做详细的分析与描述。

4.3 代词“朕”字中的*/m/

在表一中，“朕”（*/lʰwumʔ/）字还有一个独特点——无论是依照郑张尚芳的系统还Baxter和Sagart的系统，它都是唯一一个带有双唇鼻音韵尾*/m/的汉字。为什么在人称代词中，就只这么一个汉字有鼻音韵尾呢？若我们将时间段扩大，我们可以看到在商朝之后的时代中我们能找到更多被当作第一人称使用的汉字：

表3：上古汉语中作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汉字

汉字	余	朕	我	吾	印	予	台	
上古音	*/la/	*/lʰwumʔ/	*/ŋa:lʔ/	*/ŋa:/	*/ŋa:ŋ/	*/laʔ/	*/lʰw:/	
汉字	鱼	虞	言	妣	阳	贄	阿阳	
上古音	*/ŋa/	*/ŋa/	*/ŋa:/	*/ŋan/	*/qa:ŋ/	*/lanŋ/	*/ru:s/	*/qa:lanŋ/

² 如果依照Baxter和Sagart的构拟则为*/ə/。

³ Baxter和Sagart拟为*/nʰə:ŋʔ/。

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三个可以当作非领格使用的特殊第一人称代词的假借字，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的头两句：“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中的“卬”*/ŋaŋʔ/，除此之外，还有“媿”*/qa:ŋ/和“阳”*/laŋ/。

可以看出“卬”、“媿”及“阳”有前低元音*/a/，而“朕”是后高元音*/ɯ/，但是它们之所以特殊，是它们和“朕”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有一个鼻音韵尾。

我们暂时没有见到有关“朕”字这个鼻音韵尾*/m/的相关研究，但是上文已经说过，Sagart (1999: 148-149)曾提出过一个鼻音后缀，即*/ŋ/。Sagart认为这个鼻音韵尾应该有对比性强调的作用，提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第一人称代词“我”*/ŋajʔ/ > */ŋax/与“卬”*/ŋajʔ/ > */ŋaŋ/；另一个是“女”*/nraʔ/ > */nrjox/与“娘”*/nraʔ/ > */nrjaŋ/。

我们认为，Sagart所提出的这个*/ŋ/后缀应该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朕”所带的*/m/可能在一定程度是相互有关联的。其实，*/m/和*/ŋ/并非什么新的话题，*/m/ > */ŋ/两个韵尾间的演变，早已在上古汉语及中古汉语的演变中被认识到了，比如说“熊”字和“风”字：

“熊”在今天的普通话中读作“xióng”/ɕiŋʊŋ/，在中古音中读作*/ɦiŋʊŋ/，而于上古音中则读作*/cʷlum/（郑张尚芳，2003: 505）。同时，从其他邻近语言中的可能影响中也能看出这个现象：如于朝鲜语/韩语中，“熊”被称作“곰”/ko:m/，而于日语中“熊”则称为“くま”/kuma/（郑张尚芳，2003: 212），阿伊努语（日本北海地道区生活的阿伊努人所使用的语言）中则被称呼为“カムイ”/kamui/。日本诸语言以开音节为主，故而，当遇到闭音节词的时候，一般会加上一个元音于后，如，当日语接收“红色”的英语词“red”/ˈɹɛd/时，被转写为“レッド”/ɹe:d.o/，在最后一个辅音/d/的后面加上了元音/o/，或如“glass”/ɡla:s/ /ɡlæs/则被发为“ガラス”/ga.ɾa.su/，在最后一个辅音/s/的后面加上了元音/u/。

“风”于现代标准汉语中发音作“fēng”/fɛŋ/，在中古的时候读作*/piŋʔ/，及于上古汉语时，则读作*/plum/（郑张尚芳，2003: 14）。此词于邻近语言中也能找到汉语不同时期影响的痕迹。在朝鲜语/韩语中，“风”称作“바람”/paɾam/，而于更晚传到朝鲜半岛的“风”的音读则作“풍”/pʰuŋ/；同时，于越南语中，“风”字读作“phong”/pʰoŋ/。另一些词，虽然一些字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一直保持着软腭鼻音韵尾*/ŋ/，但是我们却能在其他亲属语言中找到一些同源词重唇音的形式，比如“冰”字和“躬”字：

“冰”，在现代标准汉语中作“冰块”意时读作“bīng”/piŋ/，而作“冰冻”意时，通“凝”，读作“níng”/niŋ/。这两个读音源于中古音“笔陵切”*/piŋʔ/及“鱼陵切”/ŋiŋʔ/ > */ŋiŋ/；而于上古音中则为：*/pɾuŋ/（笔陵切）与*/ŋɾuŋ/（鱼陵切）。于已知的发展过程中，“冰”都带的

是软腭鼻音韵尾/ŋ/。但是这个词在其他一些汉藏语言中，却有另一双唇鼻音韵尾/m/的。如，于藏缅语族嘉绒语的几个方言中，日部方言称“冰”作/tɛ-lvéɱ/，四土方言作/tə-rpam/，还有茶堡叫作/tɛ-jpyom/，及于重构的原始嘉绒语中作*/lpaym/ (Jacques, 2005)；同时，Jacques还提出在上古汉语*/prij/前应该还存在一个更古老的，以*/m/结尾的形式——*/prim/。而韩语/朝鲜语中“冰”的训读则是“얼음”/ɛrüm/。

“躬”，普通话读作“gōng”/kʊŋɿ/，中古音作*/kiuŋɿ/，上古音*/kuŋ/ (郑张尚芳, 2003: 334)，另外在嘉绒语四土方言中，“死尸”称作/tə-mgám/，而于原始嘉绒语则被重构为*/mgám/ (Jacques, 2005)；因此Jacques认为*/kwij/来自于更原始的形式*/kwim/。

我们能说Sagart所提出的后缀*/ŋ/的假设可能存在一个更古老的形式——*/m/。在Sagart的第一个例子中，“我”和“印”是一对人称代词，如果我们重新看那些被借为第一人称的汉字，我们能找到四个以鼻音韵尾收尾的字，分别是：“印”*/ŋaŋʔ/、“媿”*/qaŋ/、“朕”*/tʰumʔ/及“阳”*/laŋ/。而于这四个例子中，只有“朕”在商朝被用作人称代词，另三个代词“印”、“媿”及“阳”中，“印”与“阳”为商朝后新出现的假借，“印”的本义为“抬起”，而“阳”则为“阴阳”的“阳”；“媿”是一个新造的字，以做妇女自称至专用。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商朝时期存在一个后缀*/m/，可加于人称代词之后，以作对比性强调，这个后缀后来发展成了*/ŋ/。如果一个汉字的愿意发生了发音的演化，并不需要改换汉字或写法，然而，在假借字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汉字本身的发音与所表示的含意的发音所发展的方向不同，则就必须更换新的假借字来表示这个含义。

5. 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两个后缀*/w/和*/m/，前者*/w/可能是一个领格后缀；而后者*/m/很可能是Sagart所提出的*/ŋ/的更古老的形式，有对比性强调(contrastive)的作用。

而因为“朕”同时带有*/w/与*/m/两个音素，所以我们能说，当“朕”被假借为人称代词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同时假借给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方面，考虑到其带有的*/w/音，被借给了第一人称单数领格；而又因其带有韵尾*/m/又被借给了第一人称单数非领格，起对比性强调的作用，区别于甲骨文中的“余”。后者也是后来“朕”被秦始皇选为皇帝自称的原因。

参考文献

- Baxter, W. H. & Sagart, L. 2014.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 Benedict, P.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 Benedict, P. K. 1976.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 (2): 167-197.
- Bodman, N. C.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34-199.
- Conrady, A.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 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Downer, G. 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22): 258- 290.
- Haudricourt, A. G. 1954.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Word*, 10 (2-3): 351-364.
- Jacques, G. 2005. 嘉绒语与上古汉语[C]。汉语上古音国际研讨会。
- Maspero, H, 1930.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23 (5): 313-27.
- Maspero, H. 1952. *Le chinois*. 1952. Paris: CNRS.
- Pulleyblank, E. G.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Old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11-125.
- Sagart, L. 1999. 上古汉语词根[M]。龚群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Schuessler, A. 1976. Affixes in Proto-Chinese. *Münchener Ostasiatis- che Studien*, Band 18.
- Schuessler, A. 1989. Thoughts on OC initials.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Unger, U. 1986. Das ʔa-Präfix im Chinesischen. *Hao-Ku*, (33): 1-20.
- Yakhontov S. E., 1960,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A]。唐作藩、胡双宝（编），汉语史论集[C]。北京：北京大学，42-52。
- 窦文宇、窦勇，2005，汉字字源[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 龚煌城，2000，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2: 39-62.
- 顾颉刚、刘起鈇，1980，《尚书·汤誓》校释译论[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0，20。
- 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侯玲文，2009，上古汉语朝鲜语对应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蒋书红，2013，西周汉语动词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金理新, 1995, 上古汉语舌尖塞辅音以及相关的前缀 [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 金理新, 2006, 上古汉语形态研究[M]。合肥: 黄山书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J]。清华学报, (1-2): 1-61。
- 梅祖麟, 1980,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J]。中国语文, (6): 427-443。
- 潘悟云, 2002, 流音考[A]。东方语言与文化[C]。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徐中舒, 1989, 甲骨文字典[M]。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 张玉金, 2001, 甲骨文语法学[M]。上海: 学林出版社。
- 郑张尚芳, 1995,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J]。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69-282。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